齊家之要
定國本
教戚屬

大學衍義

癸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子

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以食瓜為候曰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弒君

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元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

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阼主階醴甘酒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
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
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
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
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
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之二子由是有隙
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
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
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
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

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絶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吴主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吴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

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綃五百匹

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好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

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

踰魏徵我遺侍太子庶絶天下之疑九月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覦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

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
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
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
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
明宜為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
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
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
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
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
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

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
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
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
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
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
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
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
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
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
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

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
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
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
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
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
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
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
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
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
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

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
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
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
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
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
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
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
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
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
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

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

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

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

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義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中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

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説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如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

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

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膳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

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

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

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

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

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

毋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辯也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徙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

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

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
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
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
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
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
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
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

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因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

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入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

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
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
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
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
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
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
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
爲子結黨以拒父是盖未知聖人深許首止
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羙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十
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
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
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
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
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
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
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
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
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

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名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

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

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

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
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
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
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
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
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
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
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
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
結托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

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晛地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廣小字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賛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

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

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
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
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
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
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
樂不知何意飜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
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
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
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
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

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
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
嗣久矣皇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
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慙堯舜終
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
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
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
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
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

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

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内人右

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
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慙而不能改勇嘗
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
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爲殿下作弄
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
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宫臣唐令則
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
身爲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
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

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台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今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

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門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慱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

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義者出於諸人闡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秖以爲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

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
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
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
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
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
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
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
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
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為太子）公為之援宰相
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

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决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

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

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
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
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
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
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
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
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
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
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
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

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茍泌身不存則事不可

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當皆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手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為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昱亮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illegible]

甫趨利瑛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皆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

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

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徽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徽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

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

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
内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
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
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
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
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
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
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
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疏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為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

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
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
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
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
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
國以壽終

班固賛曰史丹父子相繼髙以重厚位至三
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

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顔色動寤萬乘轉移太謀卒成太子安毋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立尤難葢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争之欲稱尊號則又争之寧獲慍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

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

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
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
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
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
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
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
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
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
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
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
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
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
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
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濦強侯博弟貞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貞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禄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說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

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湊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湊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湊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

是議寖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
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
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
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
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
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
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

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驁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今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傳問公卿大夫無有

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

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
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鬻冒頓之患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
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踈交錯骨肉大
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
陽愽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
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上擢永為光禄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大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為也至於堅冰則不可為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為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主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

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禄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

睢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睢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

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定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

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
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
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
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
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
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
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
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
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
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

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
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
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
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
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
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
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
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
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
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

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
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
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
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
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
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
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
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

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
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
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遂上封極諫曰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
爲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
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
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

者助之説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
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歴上古至
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
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
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
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
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

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
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
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毋家此亦非皇太
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
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
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
外戚全其宗族此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
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

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讀者猶為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

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

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
問司隷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
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
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
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乆今將
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
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藁請
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乆乃已上特欲恐之
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
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
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秪足以取其
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
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
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
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来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

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炎炎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為大將軍薨薦弟光祿

勳曲陽侯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
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
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
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
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
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
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
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

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為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

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
第
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
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
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
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
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
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
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

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己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

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怒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為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為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
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
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
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
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
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
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泆所從生也
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
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
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

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
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埶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
為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
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
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
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
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

常令陰黨陰傳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
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况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
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
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
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
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
下患在不知其姦茍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
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

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横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埶大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

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
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
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
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
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
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
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
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

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
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
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
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
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
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
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
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
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
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

有殷可不慎哉
臣光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田蚡之驕橫盖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父兄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塚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漢也邛成王后父封邛成侯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

后數名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
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
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
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
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
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
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
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
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稽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
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
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
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
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
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
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
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
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
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

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
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
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
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
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
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
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
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
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主之榮皇太后永無慭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埶至此益横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
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己者其志果何為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埶燄愈熾不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官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

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
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
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
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
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
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
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
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灋繩治

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
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旣行皆言當
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
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
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
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
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
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
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

非機急宜過灾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揔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朞年不過榮顯無加而已左雄旣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濫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
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
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
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
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
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遏冀恨張綱思有以中
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
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以書喻嬰
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

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

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

令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㓜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名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

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

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
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
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
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
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
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
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
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

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
朝政

臣按梁冀利質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弒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

勸講授師賢灋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道人主者忠臣愛君之所為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

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官官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灾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媕合

苟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横
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
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户并前合
三萬户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
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
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
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
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

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
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
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
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
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
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
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
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
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

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息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

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

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
世法冀猶以兩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
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
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
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簒埶成梁冀之凶
愎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
是將復導以居攝簒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
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鄭侯高密傳陸三功臣
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

以為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其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為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為陳授而怒直為黃門

而怨耳臣嘗謂桓靈之為君非天下之君黄
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
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
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
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
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
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
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

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
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
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
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
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
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
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
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請托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

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
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
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
荊州刺史辟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
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
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
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
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

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
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
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
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
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弒君冀既嘗犯之矣
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樂

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奬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懾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

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决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

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台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爲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千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國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

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埶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戒懼循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宅日之禍是自

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

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名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内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思進退之

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

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大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貽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

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勖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充字）有大勳於社稷（謂充弑魏高貴鄉公而成晋之簒也）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耶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廐收

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遷太后于永寧宮廢為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非人顧忽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

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

中以張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並管機
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
頠旦夕說從毋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毋也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
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
則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
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

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

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
俚諺然可爲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
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
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
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
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
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
使黄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
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

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游戲
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
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
小人者為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
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
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
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
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
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
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病篤太子

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詳見前讒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為庶人幽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

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
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
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
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
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
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
許諾言於倫倫納爲士猗孫秀言於倫曰太子
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
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
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
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絶民望后使太醫令
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
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
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鐘下
收賈后廢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
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
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謐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

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簒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為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偉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産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鈇刃玄

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
宗階名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
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
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孌後宮雖
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
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
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
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
任事恣横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

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禄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爲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

自居旁為之黠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
埶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
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
陛下反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
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
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
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埶已去知復
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
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

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彦範爲扶陽
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
爲傳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
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
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太聖
皇后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彦範袁恕
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暉白州並司馬員

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
奏敬暉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
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
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
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
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
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

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
恕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
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
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
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
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
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
立已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好不克為衛兵所殺

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韋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

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揔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也）先罷

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兵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宮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

玄暉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
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名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
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
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覬取神器賴忠
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
入誅二豎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
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
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
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

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宮掖以成
韋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
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
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
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臣是以
劉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
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
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
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

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爲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四十三　終

永樂元年春二月

殿下謂左右曰凡欲爲治必須博觀典籍然後可以窮理正心而致修齊治平之效也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之本易以剜缺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也予欲範銅爲字隨所得書必就而印之以廣其傳誠爲無窮之利然其供費不宜歛民予與親勳臣僚有志者共之庶有成乎於是悉出內帑

命判司平府事臣李稷知申事臣朴錫命右代

言臣李膺等監之軍資監臣姜天霆長興
庫使臣金莊保代言同注書臣柳羙壽寧
府丞臣金為民校書著作郎臣朴允英等
掌之又出經筵古注詩書左氏傳以為字
本自其月十有九日而始鑄數月之間多
至數十萬字恭惟我
殿下濬哲之資文明之德萬機之暇留神經史
孜孜無倦以濬出治之源而闡修文之化
思廣德教以淑當時而傳後世拳拳焉為
鑄是字以印羣書可至於萬卷可傳於萬

世規模宏大思慮深長如此王教之傳
聖曆之永固當並久而彌堅矣是年後十一月
初吉推忠翊戴佐命功臣正憲大夫參贊
議政府事判禮曹事寶文閣大提學知經
筵春秋成均館事吉昌君臣權近拜手稽
首敬跋

鑄字之設可印羣書以傳永世誠為無窮
之利矣然其始鑄字樣有未盡善者印書
者病其功不易就永樂庚子冬十有一月

我
殿下發於宸衷命五曹參判臣李蕆新鑄字樣
極為精緻命知申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
鄭招等監掌其事七閱月而功訖印者便
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餘紙矣恭惟我
恭定大王作之於前今我
主上殿下述之於後而條理之密又有加焉者
由是而無書不印無人不學文教之興當
日進而世道之隆當益盛矣視彼漢唐人
主規規於財利兵革以為國家之先務者

不啻霄壤矣實我朝鮮萬世無疆之福也
永樂二十年冬十月甲午正憲大夫議政
府叅贊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同知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卞季良拜手稽首
敬跋

宣德九年秋七月
殿下謂知中樞院事臣李蕆曰卿所嘗監造鑄
字印本固為精好矣第恨字體纖密難於
閱覽更用大字本重鑄之尤佳也仍

命監其事集賢殿直提學臣金墩直集賢殿臣
金鑌護軍臣蔣英實僉知司譯院事臣李
世衡議政府舍人臣鄭陟奉常主簿臣李
純之訓鍊觀叅軍臣李義長等掌之出經
筵所藏孝順事實爲善陰隲論語等書爲
字本其所不足
命晉陽大君臣瑈書之自其月十有二日始事
再閱月而所鑄至二十有餘萬字越九月
初九日始用以印書一日所印可至四十
餘紙字體之明正功課之易就比舊爲倍

矣恭惟我
殿下聖學無厭萬幾之暇潛心載籍思欲便利
於用廣布於下俾人人皆得以講明焉凡
再變而鑄字之文尤爲盡美誠我朝鮮萬
世之寶也哉宣德九年九月日中訓大夫
試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經筵侍讀官
臣金鑌拜手稽首敬跋
宣德九年十月日印出